



春天里的西藏民大

周德清

清晨的薄雾还没有完全散尽,丝丝缕缕的阳光已悄然爬上教学楼的屋脊。这里是西藏民大,这座坐落于咸阳渭水之滨的学府,带着雪域高原的雄风,以开放、包容的姿态将春日的温柔与高原的坚韧完美融合。

校园里的丁香是春天最烂漫的注脚。老图书馆门前大道两边密植着一大片丁香,十几株丁香树牵连着、挨挤着,枝头的丁香花密密匝匝,如点金碎玉,正白得亮眼。丁香树下捧着书本勤奋阅读的身影被清晨的阳光拉得老长,与远处篮球场跃动的剪影交织在一起,像是青春与季节密谈的手语。草坪上的蒲公英零星点缀着金黄,麻雀蹦跳啄食,又倏忽飞向高处,留下一串细碎的啼鸣。校园里到处都是绿茵如毯,铭牌上刻着石榴、广玉兰的名字。长椅旁总有洋溢着青春笑意的脸庞,或低声讨论,或赏景听风,任春日的湿润掠过书页,留下渭水的呢喃。

校园的春色里,隐藏着高原的呼吸。吞弥·桑布扎、宇妥宁玛·云丹贡布的雕像静立道旁,青铜身躯被新绿的藤蔓缠绕,他们目光如炬,凝视着往来的学子。这些

西藏文明的先驱者,仿佛以沉默的守望,将历史的厚重与春天的鲜活悄然缝合。教学楼拐角的老银杏抽出嫩芽,树下毕业生种下的纪念树苗已蹿高一截,铭牌上稚拙的字迹写着“民大永如春日”。每一株新绿都是青春的延续,浇灌的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,映照着“爱国、兴藏、笃学、敬业”的校训。

生活的烟火气在宿舍区氤氲。静园、雅园与和园的阳台上,晾晒的衣衫如彩旗招展,糌粑的香气从食堂窗口飘出,与咖啡的醇厚肆意缠绵。藏族阿妈揉捏青稞面的手势,带着高原独有的韵律,酥油茶的热气蒸腾间,文化的交融化作舌尖的暖意。傍晚的田径场被夕阳镀成淡淡的金色,有人戴着耳机慢跑,脚步声与广播站的藏语民谣共振;足球场边的看台上,糖葫芦的琉璃光泽映着恋人的笑靥,春夜的凉意也被年轻的炽热驱散。

如果说白昼的民大是一串串亮丽的诗行,那么夜晚的民大便是一颗颗未眠的星星。你看,自习室的灯光温暖、明亮,伏案的剪影与窗外婆娑的树影重叠,知识如根系在寂静中生长。偶尔有猫从老校区的墙角掠

过——它们是医学院师生精心照料的“学子”,它们神情警惕地巡视着自己的领地,为春夜增添了几分神秘而俏皮的趣味。

这里的春天没有江南的婉约,也没有

高原的凛冽。它是渭水之畔的一场无声的交响:丁香与古木共舞,书声与风吟和鸣。青春的步履踏过历史的年轮,将五湖四海的绮梦,酿成一片无边的绿意!



西藏民族大学渭城校区新图书馆。图片选自西藏民族大学官网

怀念亲人

曾云

怀念一个人是件很奇怪的事情,仿佛那个人从未真正离去,始终陪伴在我们身旁。可实际上,有些人已渐行渐远,彻底走出了我们的生活,仅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小时候期待走得越远越好,长大后只想离家越近越好。青春如流水般逝去,当记忆再一次长满花朵,而乡愁近在咫尺,我突然很怀念外婆,她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。

外婆去世后,没有长眠于湛家麻窝的某座山头,而是安葬在老屋背后的那块菜地里。此后,每年诸多节庆,我们去看望外公的时候,总会到外婆的坟前,与她“见上一面”。每次我静静地伫立在外婆的坟冢前,虽未开口言语,心中却在轻轻呢喃:“外婆,我们来看您了!”每当忆起外婆,往昔的种种回忆便如汹涌潮水,瞬间将我淹没,那些画面清晰得如同昨日刚刚发生。

湛家麻窝,这个位于北盘江畔的宁静质朴小村庄,地处贞丰县与兴仁市的交界处,是我母亲的出生地。在我出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,那里交通极为不便,日子过得艰苦。前往麻窝寨,全靠双脚一步步丈量,携带重物时只能依靠肩挑马驮。那

时,外婆家饲养着牛马,我常与外公到山头上放牛割草,骑着马穿梭在那些惊险崎岖的山路上。“当童年的回忆涌向这里/我的内心装满泪水/春暖花开的时节/陈旧屋檐像极我内心的病变/漫长的缺席背后/注定是湛家麻窝的尘埃落定//当我思念母亲的母亲/从垭口吹来一阵冷风/守望外婆的墓地/湛蓝天空向我讲述黑色谎言/外公站在老屋前/与我讲述那年那月难言的痛//相逢何必曾相识啊/难忘的岁月是田园牧歌/物是人非的年代/我在乐土的范畴里觅迹寻踪/时光倒流二十年/我曾是那个骑马走过的少年”,我曾以《湛家麻窝》为题写下这首诗,用以寄托我对这片土地难以忘怀的回忆。

2012年春节刚过,外婆因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那时,远在天津求学的我,听闻外婆离世的噩耗,满心悲恸,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奔回家。可由于封棺的缘故,我深知即便赶回,也无法再见她最后一面,只能在异乡的深夜里,独自落泪。没能见外婆最后一面,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关于外婆,有一件事我始终铭记于心。十多年前,我即将前往北方上大学,

外婆将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00块钱,小心翼翼地塞到我手里,她的眼中满是不舍与期许,轻声叮嘱我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我拿着这笔钱,到贞丰县城买了一件灰色花格子衬衫,穿着它踏上了前往北方的求学之路。多年过去,那件衬衫早已破旧不堪,但我一直将它精心珍藏,因为它承载着外婆对我深沉的爱,那是我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温暖。

大学毕业后,我毅然选择去西藏当兵。在部队的日子里,对亲人的思念如影随形。我的外公,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。他一辈子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,声音依旧洪亮,只是耳朵不太好使,头发早已白如霜雪,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皱纹,诉说着生活的沧桑。还记得前几年,一家人齐聚县城为外公祝寿,我从西藏通过微信视频与大家相聚。我笑着询问外公具体多少岁,他半开玩笑地说:“过了今天晚上,就75岁了。”我在心里默默盘算他出生的年份,他感慨道:“生在旧社会,长在新社会。”想来,这七十多年间,外公见证了太多的时代变迁。

在我成长的这十多年里,爷爷奶奶和

外婆都因病痛相继离世,如今只剩外公一人。他一辈子务农,从未出过远门。外婆离开后,他进城住了几年,还在某中学做安保工作,直到用人单位嫌他年纪大,他才无奈回到老家,独自一人守在麻窝寨,安享晚年。我曾答应过他,要带他坐飞机去首都北京,去看看天安门。可直到现在,这个承诺仍未兑现。

离家在外的这些年,无数个夜晚,我在梦中与亲人们重逢。梦里,老人们给我讲述着那些古老的故事,他们教会我的父母如何做人,我的父母又言传身教,教会我如何上进,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。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,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们慈祥的面容,他们仿佛在默默地鼓励我要坚强。醒来后,泪水总是不知不觉打湿了枕头。

如今,湛家麻窝村寨通了水泥路,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庭院别墅。当我开车进入村寨,仿佛穿越了时光。日子越过越好,可外婆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切。但她的爱,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,永远照亮我的心房。我时常幻想,要是能再回到小时候该多好,再听听她的唠叨,再感受一下她温暖的怀抱……